



天空高悬一轮明月，月光洒向一群士兵。

月，是圆月。它识得眼前的迷彩，半个世纪前，它与一盏盏煤油灯一同为他们照亮插进的路。兵，是好兵。而今，他们却无暇抬头望月。此刻，亮如白昼的巨大山体旁，他们正操纵着挖掘机，全力打通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……

百里之外的营区内，攻坚同样正在进行。在这里，乌云遮蔽了圆月，狂风卷起沙粒不断拍打在泥水尚未干透的墙体上，也拍打着他们的迷彩服。

正在建设中的场馆内，浮雕的中国地图尤为醒目。祖国版图上，几处被红色五角星标定的地方，正不断闪烁。从无到有、从有到兴、由兴而盛，该旅历经半个世纪的历史沿革，化作一条蜿蜒曲折的线条，无声地诉说着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。

—

盛夏，亮白刺眼的烈日炙烤着大地。一排排工程机械昂首列阵，向着起伏的砾石路深处挺进。阵阵轰鸣声中，漫天黄沙下，一名面庞黝黑的干部在施工机械之间来回穿梭奔忙。

“北方人冬早，要在荒山间开出一条满足人员装备出行的平整路面，必须开足马力加油干！”年过五旬的高级工

程师江卫民，眼神坚毅地望向不远处拔地而起的营盘。

就在几天前，江卫民还忙碌在祖国边陲，随队参加突击检验任务。长期沉浸在一战，使得这名老兵明白战场制胜的需求，需要以何种标准建设眼前的演训场。

“转弯夹角过小，建议去除多余山体。”“承压指数不足，需要重新夯实路基……”回到办公室，江卫民立即着手撰写报告。不久，工整的字迹铺满一张张白纸。直到最后一个句号圆满画上，这位话语不多的工程师，才悄悄去了医院。

在医院，战友们急切的问候从电话传来。他却笑着说：“就是热感冒。你们别着急，我明早一准到！”

清晨，一辆猛士车载着江卫民来到营区。这时，开饭号声也响起。面对众人亲切的问候，江卫民面带笑意地说：“幸好没错过饭点，吃完饭我们正好开个推进协调会！”

“打赢路上，我们通过一次次摔打锤炼完成战力升级突破。新的任务背景下，我们更要发扬传统，保持斗志，听令景从，闻令而动……”江卫民口中的“传统”，正是该旅半个多世纪以来积淀形成的赤诚基因。

50多年前，千余名抽调而来的官兵汇聚白山黑水。他们吃的是高粱米、煮黄豆，住的是茅草土坯房，运输只能用木板车……尽管条件艰苦，但全体官兵齐心协力，一锹一镐开挖国防工程，搭窑造砖整修营房设施，想方设法开辟训练场地。

“每一个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，都能看到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。”提起旅队的创业故事，江卫民依然激动不已。如今，史册翻到了崭新的一页。红色，始终是其中不变的底色。红色根基在官兵心中

越扎越牢，赤诚之火燃得愈来愈旺。

二

天光渐明，一轮挑灯夜战的施工会战结束，二级军士长李先立和衣而卧，沉沉睡去。再次睁开双眼时，他是被指导员轻轻拍醒的。

原来，早已办理驻地随军手续的李先立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，而且还经常错过妻子打来的电话。两个孩子也轮番央求妈妈，想去部队找爸爸。妻子放心不下李先立的情况，于是就拨通了连队指导员的电话。

“工作上的事要保密，我想等忙完这阵子再回去……”听着李先立的解释，指导员不禁湿了眼眶。

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”是规矩，也是传承。上世纪80年代，该旅受命执行某重要任务。战士张晓军临行前，悄悄写下遗书放在床板下面：“爸妈，如果出什么意外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守卫的是‘国宝’，守好它就是保护国家的尊严！”遗书被战友发现后，不少战友纷纷“效仿”。从张晓军到李先立，一茬茬官兵接续传承以苦为乐、牺牲奉献、忠诚使命的光荣传统。

“战士责任重呀，军事要过硬……”那一晚，微风拂过工区，指导员组织全连官兵唱起点名前的一支歌。直白的歌词与有力的节拍，如同催人奋进的鼓点，播响在每一位官兵心头。

三

年底，天气格外冷。

饱含精神营养的瑰宝

■韩光

我与经典军旅诗词

李清照的《夏日绝句》——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，是我小时候较早记住的古诗之一。从军后，我逐渐对军旅诗词情有独钟。

新兵生活结束后，我从连里的图书室借阅《历代爱国诗歌100首赏析》，本来想跳过《夏日绝句》这首诗的，不知怎的突然想到：李清照是著名的婉约派词人，为什么写出这么“豪放”的诗来呢？她借项羽这个历史人物，想表达什么呢？

带着问题，我翻看了《宋史》才明白，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，南宋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目睹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紧要关头的现实，李清照是想呼唤有更多“宁可前进一步死、绝不后退半步生”的勇士站出来力挽狂澜。随后，我又有疑问：宋代，国家危难之际，是否有勇士站出来？带着疑问，我通过阅读宋代军旅诗词，找到了那时“顶天立地”的勇士。

范仲淹是其中的一位。宋仁宗时期，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，承担起西北边疆防卫重任。他到任后，改革军制，团结上下，生产戍边，渐收失地而威震西夏。范仲淹在任4年，西夏不但不敢侵犯，而且称他为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。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岳飞是其中的一位。他率领的岳家军，不仅战斗力很强，而且纪律严明：官兵敢拿百姓一草一木，马上受罚；老百姓主动开门让官兵留宿，也无人敢入；作战时，全军士气高涨，所向披靡。敌人遇到岳家军，不是溃败，便是投降。在金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”岳

飞创作的《满江红》更是不朽的军旅诗篇：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上收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

辛弃疾是其中的一位。公元1161年，金军在完颜亮的率领下，南下入侵南宋。时年21岁的辛弃疾，聚集两千青壮男儿抗金。当辛弃疾得知抗金首领耿京在海州被叛将张安国杀害时，亲率50名骑兵连夜赶往金军大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军，活捉张安国。然而，辛弃疾由于壮志难酬，只能是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直到临终前，仍大呼“杀贼！杀贼！”辛弃疾创作的豪放词，《鹧鸪天·壮岁旌旗拥万夫》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襜突骑渡江初”，让人振奋；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“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”，让人热血沸腾；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令人心驰神往……

文天祥是其中的一位。在南宋名存实亡时，文天祥仍然坚持抗元，在《扬子江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几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。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被元军俘后，文天祥宁死不屈，留下《过零丁洋》千古绝唱：“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……

顺藤摸瓜式的拓展性阅读，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宋代的军旅诗词中可以看到很多那时“顶天立地”的勇士。

那年秋天，我们部队到科尔沁大草原进行检验性演训，当时我担任排长。在演训出发前数天，我让战士

们读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、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、戚继光的《马上作》、辛弃疾的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、王翰的《凉州词》等军旅诗词。

在演训结束后的休整时间里，战士们聚在一起畅谈自己在战斗中品味军旅诗词的心得。有的战士说，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，如同划破长空的战斗号角，道出了杀敌灭寇、不胜不还的铿锵誓言，让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鼓舞冲锋陷阵斗志；有的战士说，我们装甲兵就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”，只不过先前的战马换成了现在的装甲战车，可神气多了；有的战士说，演训就是“沙场秋点兵”，自己驾驶的装甲车就是辛弃疾词中的“的卢”，整营的装甲车向敌阵发起攻击，真的是“甲光向日金鳞开”呀；也有的战士说，从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中，汲取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，从“回看射雕处，千里暮云平”体会到胜利时说不完道不尽的快乐和满足。

进行冬季适应训练前，我又让战士们重温《无衣》《木兰诗》以及高适的《燕歌行》、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、卢纶的《塞下曲》等军旅诗词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“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”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”“前军夜战洮河北，已报生擒吐谷浑”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……这些诗词，后来成为战友们在训练间隙，时常吟诵的句子。

此后多年，装甲车奔驰在草原和飞雪中行军的场景，以及那时我们吟诵诗句的情景，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。经典军旅诗词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。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，今天依旧激励着万千男儿的壮志豪情。流传下来的军旅诗词，是经住时间检验的瑰宝，值得一读再读，也是我们汲取精神营养和动力的源泉之一。

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初到北安，既陌生，又亲切。北安的山水草木、北安人的爽朗热情，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然而，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眼清泉——冰趟子泉。

来到北安的小兴安岭密林里，沿着蜿蜒山路下到山坳平地，在林立的松树间，在稀疏的草丛中，一眼山泉出现在眼前。山泉出水口处有几块灰黑色岩石，隐约可见泉水从石缝汩汩而出，汇聚成溪静静流淌。溪流两侧长着不知名的植被，露出水面的岩石上，覆着浅浅的青苔。

当地朋友告诉我，当夏日阳光普照大地时，泉上烟波蒸腾，雾霭弥漫，犹如轻纱罩在水面上；泉水明净清碧，细流脉脉、如线如缕。

这是一眼常年不冻的山泉。冬季，泉水从山上流下来，在山路北面，水流冰冻成为一层层、一片片宽大且高低不平的冰甸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冰趟子”。这里，就是当年东北抗联取得“冰趟子大捷”的旧战场。

这是莽莽小兴安岭密林中一眼不寻常的山泉。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它，必须走近它、回到水火交织的年代。我来到泉边，轻轻掬起一捧泉水，饮下。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，清醒了我的神思。我品尝到泉水的甘甜和清凉，也体味到其中的英勇与壮烈。

1937年3月初，为打破日军的“讨伐”计划，赵尚志率领西征部队，顺着运送木材的山道开进通北东部山里。当时，通北山区仍十分寒冷，山上山下依然是冰雪覆盖。赵尚志率部进山后，便有一股敌人跟踪紧追不舍。前有各县讨伐大队的阻截，后有日伪军的追击。敌人的意图明显，想把抗联官兵赶到大山里饿死冻死。当抗联官兵来到一个山道狭窄、两侧山坡布满茂密树林的地方时，赵尚志命令部队沿山路继续走二三里，然后分左右两路上山，沿山脊再往回折返，埋伏在树丛中，并将马匹牵到山后隐蔽起来。不久，“讨伐队”百余志士沿抗联部队在雪地留下的足迹追寻而来。当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后，赵尚志发出战斗命令。顿时枪声大作，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群。敌人趴在道旁拼命抵抗，进至山腰时，又遭到抗联战士的攻击。抗联将士居高临下，机枪、步枪齐射，日伪军应声倒地。

战斗结束后，赵尚志判断敌人一定会反扑，前来报复。于是决定部队迅速转移，把敌人引诱到山里，选好地势，再行歼敌。随后，部队行进至“冰趟子”。这里曾有几家店铺，过往车马在这里歇息。车道北就是泉水凝成的那片冰甸和河沟；车道南是一座岗岭起伏的小山，山上长满低矮而稠密的杂木丛，是个打伏击的好战场。此处还建有4座伐木工人居住的木屋。抗联战士连夜构筑工事，设置埋伏圈，准备迎击来敌。

3月7日，日伪军“讨伐队”800余人，向抗联部队驻地方向赶来。面对武器装备优良、人数众多的敌寇，抗联将士毫无畏惧，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。

冰趟子泉前

■卢文芳

当晚，战斗仍在继续。山里夜间天气寒冷，枪支冻得打不响，战士们的手指也被冻得麻木，无法弯曲扣动扳机。于是，他们就换班轮流到木营里在火炉旁烤枪、取暖，然后再去出击。后半夜，气温骤降，趴在冰雪中的敌人被冻得无力还击，枪声渐渐稀落。此时，赵尚志判断敌人将会在沟口撤退，于是命令加强沟口堵击力量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敌人开始撤退。抗联部队在沟口与敌激战1小时，杀伤大量敌人。

虽然敌我力量相差较为悬殊，但是抗联战士英勇顽强战斗，充分利用天气时令、地形地物，采取伏击战术，最终取得胜利。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。

望着眼前汩汩泉水，我思绪万千，一个个不惧生死、顽强抗敌的光辉形象浮现在我面前，让我肃然起敬。我好像听到抗联战士们唱响《露营之歌》，“朔风怒吼，大雪飞扬，征马踟蹰，冷风侵入夜难眠。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，壮士们，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！”英雄的身影早已远去，留下的只有荡气回肠、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，永远响彻在白山黑水。今天的北安，白云蓝天清澈透亮；柳树、白杨与白桦，枝条柔软，随风摇曳；一望无际的良田尽收眼底……整齐街道两旁，高楼林立，勤劳的人们正在绘就这座小城的新貌。

冰趟子泉水依旧流淌。它是一段英勇壮烈、保家卫国历史的见证，也是今天北安人民安定生活的见证。泉水无声，英雄的故事被永远铭记传唱。



长征

第6053期



挺立(油画) 张曼作

